

聂作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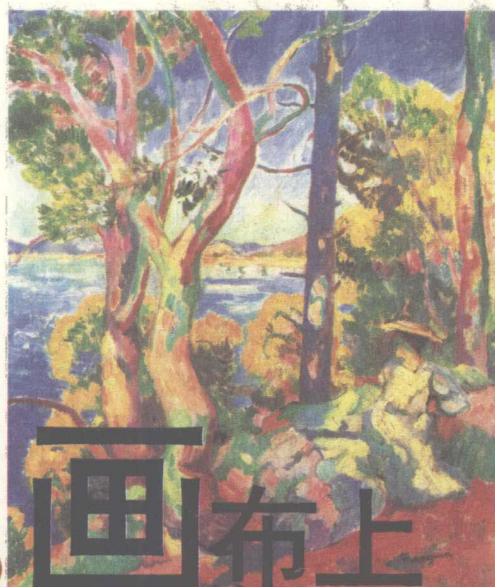
画布上

HUABUSHANG 的 DESHENG YIN

声音

新疆人民出版社

聂作平著



画布上的声音

HUABUSHANG DE SHENGY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布上的声音 / 聂作平编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228-08789-5

I. 画… II. 聂… III. 油画—鉴赏·欧洲—中世纪
IV. J213.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6578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图书整体: 堂海花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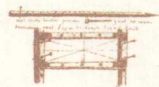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周 明

画布上的声音

聂作平 著

J213.055
2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 714mm × 974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100 千
图 片: 430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定 价: 4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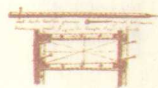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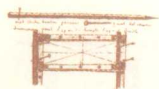
凡高：远方的赤子	1
《向日葵》	10
《吃土豆的人》	10
《阿尔的凡高卧室》	12
《夜晚的咖啡馆》	14
《丰收景象》	17
《星空》	18

《麦田和乌鸦》	19
高更：我的希望在悲伤地前进	22
《布道后的幻象》	29
《塔希提妇女》	30
《塔希提少女》	33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34
塞尚：绘画是一种拯救	36
《垂发的塞尚夫人》	46
《玩纸牌者》	47
米勒：大地的细节与美丽	49
《拾穗者》	57
《晚钟》	59
《牧羊女》	60
《喂小孩的农妇》	63
《放鹅女》	63
莫奈：我像小鸟鸣啾一样作画	65
《日出·印象》	75
《阿尔让特伊大桥》	76
雷诺阿：那些带电的肉体	78
《包厢》	85
《大浴女》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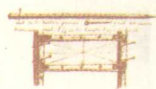
《阳光下的裸女》	88
《煎饼磨坊的舞会》	89
德加：一个画家的矛盾论	91
《苦艾酒》	101
《舞蹈课》	101
《贝尔利一家》	103
《盆浴》	105
毕沙罗：那些爱着的人们	106
《果园和花树》	110
《蒙马特尔大街》	112
马奈：他比我们想像的更伟大	114
《草地上的午餐》	123
《福莉·贝热尔酒吧》	124
柯罗：大自然的行吟者	126
《孟特枫丹的回忆》	132
《持镰刀的收割者》	134
库尔贝：来自现实的声音	136
《路遇》	143
《石工》	144
《筛麦的女子》	146
籍里柯：远逝的骑手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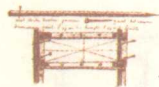
《梅杜萨之筏》	153
《轻骑兵军官的冲锋》	155
安格尔：触摸永恒之美	157
《泉》	165
《大宫女》	166
《土耳其浴室》	167
大卫：史诗是怎样诞生的	169
《马拉之死》	175
《贺拉斯兄弟的宣誓》	178
毕加索：一个孩子的焦灼与发现	180
《格尔尼卡》	186
《哭泣的女人》	188
列宾：做一个喊号子的人	191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196
《伊凡雷帝杀子》	198
《意外归来》	200
希施金：大森林的歌手	203
《松树林》	208
《林边花丛》	211
怀斯：另一些细节，另一些乡愁	212
《克里斯汀娜的世界》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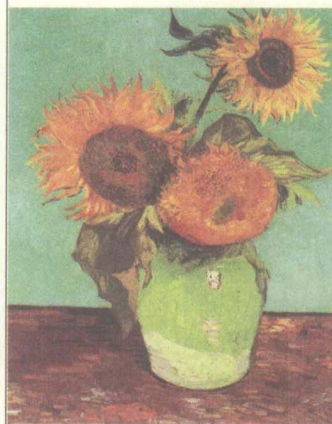
《远雷》	218
《昨夜》	220
康斯太勃尔：故乡的回忆	222
《干草车》	226
《威文侯庄园》	228
《麦田》	231
透纳：内心的风暴与重洋	232
《战舰归航》	236
《商船遇难》	238
苏里柯夫：面向历史，面向内心	240
《女贵族莫洛卓娃》	244
《近卫军临刑的早晨》	247
《缅希柯夫在别留佐夫镇》	248
伦勃朗：他终于闭上了悲哀的眼睛	251
《自画像》	256
《夜巡》	258
《犹太新娘》	260
写在画布边上	262
《少校求婚》（俄）费多托夫	262
《不相称的婚姻》（俄）普基廖夫	265
《送葬》（俄）彼罗夫	266



《月夜》 (俄) 克拉姆斯柯依	267
《无名女郎》 (俄) 克拉姆斯柯依	268
《九级浪》 (俄) 艾伊瓦佐夫斯基	269
《白嘴鸦飞回来了》 (俄) 萨甫拉索夫	273
《没落》 (俄) 马克西莫夫	276
《到处是生活》 (俄) 雅罗申柯	277
《基督在父母家》 (英) 米莱	280
《盲女》 (英) 米莱	282
《第聂伯河上的月夜》 (俄) 库茵之	284
《死囚牢房》 (匈牙利) 蒙卡奇	286
《三月》 (俄) 列维坦	287
《深渊》 (俄) 列维坦	289
《弗拉基米尔之路》 (俄) 列维坦	291
《1808年5月3日的枪杀》 (西班牙) 戈雅	294
《埃克河边的磨坊》 (荷兰) 雅·鲁伊斯达尔	296
《午餐前的祈祷》 (法) 夏尔丹	298
《自由引导人民》 (法) 德拉克洛瓦	301
《希阿岛的屠杀》 (法) 德拉克洛瓦	303
《轧钢厂》 (德) 门采尔	305
《去耕作的牛群》 (法) 特罗扬	306
后记	309



凡高：远方的赤子





姓名：温森特·凡高

生卒：1853~1890

国籍：荷兰

生命轨迹：

- 1869 在海牙古庇画廊任职员
- 1879 在博里纳日一个矿区担任非神职牧师
- 1882 创作第一批油画作品
- 1886 定居巴黎，认识高更
- 1888 到达阿尔。10月，高更应邀前来。12月23日，第一次精神错乱，割掉一只耳朵
- 1889 在圣雷米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 1890 与加歇医生同住奥维尔。7月27日开枪自杀

主要作品：

《吃土豆的人》、《自画像》、《唐基老爹》、《丰收景象》、《星空》、《向日葵》、《麦田上空的乌鸦》

主题词：

色彩。向日葵。精神错乱。耳朵。左轮手枪。亲爱的提奥。

叫一声亲兄弟

你就会从土豆和颜料之间

抬起头。一颗饱经风霜的头

除了自杀，谁还能比死更高贵

温森特·凡高

一百颗岁月的心脏

你让所有阅读大师的女子

在羞愧中受孕。你让阿尔的太阳

从此散发十种质地的光辉

黄昏。鸟群抵达荷兰

凡是有鸟群出没的地方

都会有一只滴血的耳朵在飞翔

在寻找一种更合人道的倾听

这是教堂。村落。吃土豆的矿工

为黑面包和旧棉袄哭泣的妓女

这就是上个世纪的欧罗巴

谁第一个认清了黑暗

谁就是第一个失明的盲人

除了注目，除了像人一样默哀

你只能用左轮对准太阳

你只能事先寻一块埋人的土地

千百年后。谁还会梦见葵花疯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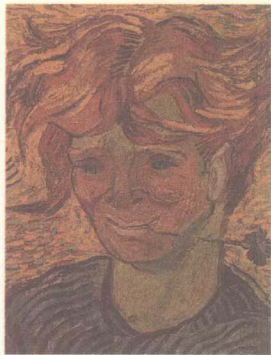
梦见写生的人，被十指刻进石头

只有不真实的野葵花

这地球的巨大耻部

夜夜，发出尖利的枪声

——旧作《灵魂的钥匙·凡高》





“当奥维尔的炎炎烈日照射到这座麦田之中的小小墓园时，提奥在温森特繁茂的向日葵的荫底下，安然长眠了”。

十余年前，我还是个真正的文学青年，躲在四川盆地南部的一间小屋里痛读诗书，当这行充满忧伤和诗性的文字跳入眼帘，欧文·斯通的伟大传记《渴望生活：凡高传》也就此划上了一个令我猝不及防的句号。

对每一个怀才不遇或是以怀才不遇自许的青年而言，凡高先天就是他们的表率。他的悲惨命运与倔强性格，当然还有天才的艺术才华，都被不同种族不同时代的青年当作向往不已的艺术导师津津乐道。然而，尽管我们对凡高发出了如此众多的、繁杂的声音，可我们真正了解了他多少呢？从本质上说，凡高今天家喻户晓，其单幅作品更创下了交易行里 9000 多万美元的天价。但是，不仅金钱和大众情人式的风行无法与他孤独的心灵相通，一般层次上的艺术关照也与他怆然的一生无法相通。

我注意到，和凡高一样热爱着麦地并同样用自杀的方式了结自我生命的诗人海子，曾有一首题为《阿尔的太阳》的短诗。在诗里，海子亲切地称凡高为“亲爱的瘦哥哥”，并且断言“一切我所向着的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不信仰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那时我感到深切迷惑的是，既然凡高一生过得那样的悲惨，那样的不堪回首，为什么欧文却将这位疯子天才的传记命名为《渴望生活》呢？一个人难道会在如此这般的逆境里反而更加热爱更加渴望那狗日的生活吗？

凡高来自社会最底层，从没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他出生于荷兰赞德特镇一个新教牧师之家。24 岁之前，为了生计，他曾在海牙、伦敦、巴黎等地的画店当职员。后来，为了“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他自费到一个矿区去当教士，跟矿工们一起吃最差的伙食，一起睡坚硬的地板。矿坑爆炸时，他冒死救出一个重伤的矿工。他的这种过分认真的牺牲精神甚至引起了虚伪的教会的极大不安，因为他要比高谈阔论的主教们更接近被生活迫害和压抑的最底层的人民。他为此终于

被撤了职，从而也开始了真正的创作。

凡高的一生是远离爱情和女人的一生，这一点和当代众多狂或佯狂的画家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生中，他曾爱过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表姐，执着的追求换来的是嘲笑和严辞拒绝。另一个是1882年严寒的早春，凡高在街头遇到的怀孕的妓女席恩。这个最低等的妓女，穷困潦倒，面目可憎，不知何以让凡高对她生出许多爱意。他把她带回家让她做自己的模特，他画她，爱她，关心她，为了养活她而节衣缩食，把所有贫困的日子都当成节日。席恩生下孩子后，凡高在画室里放上摇篮，对这个私生子视同己出。可是，席恩的恶习积重难返，她不断偷窃凡高可怜的一点点生活费去酗酒。此外，来自凡高家庭的巨大压力也使凡高面临种种危机。一年之后，他们的畸形爱情到此为止。凡高在写给席恩的信中说：“再见吧，我虽不相信你会改邪归正，但你至少要诚实，即使你不过是个不幸的妓女，只要有了孩子，你就是一位真正的母亲。”

凡高与高更、塞尚被认为是“后印象派”的三大巨匠，但凡高与高更和塞尚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与其说他是一位天才的画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生活的疯狂歌者：这位歌者来自最底层，身上带着烙





印、伤痕和黑暗的鞭影——按理，他应该对生活进行控诉，至少他应该像他同时代的荷兰画派画家那样，用笔冷淡。可是，他天性中的热情使他抛弃了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暗淡与沉寂，并迅速远离印象派。因为印象派对外部世界瞬间真实性的追求和凡高充满主体意识的精神状态相去多么遥远啊。

在凡高充满悲悯的画布上，我们听到了那么多真实而温暖的声音：葵花生长，星空低垂，吊桥下流水潺潺，丰收的田野麦浪起伏，夜晚的咖啡馆流淌着日常生活的寂寞与安宁……

凡高杰出的、富有独创性的全部作品，都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完成的。生活越艰难，疾病的折磨越厉害，他的作品反而越是走向明朗和澄澈，好像要用欢快的歌声来慰藉人世间的所有苦难。一位英国评论家曾说：“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太阳。”他的画面上不单充满了阳光下的鲜艳色彩，而且多次描绘向日葵。为了纪念他去世的表兄莫夫，他画了一幅阳光下的《盛开的桃花》，并题写诗句说：“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1888年，凡高来到普罗旺斯省的阿尔镇，在这里，他邀请同为大师的高更前来同住，一起创作。他们在一栋叫做黄屋的老舍里共同生活了两个月，这是他一生中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可是，两个大师就如同两只刺猬，相互之间必须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相敬如宾。当年12月的一个晚上，凡高为了一些小事和高更争执起来。他第一次精神错乱了，手握一柄锋利的剃刀，声称要割断高更的脖子，高更惊慌地躲进了附近的一家旅馆。可怜的凡高就用这柄剃刀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一位妓女。次年，阿尔的居民联名请愿，要求将凡高隔离。而今天，阿尔镇则因凡高的声名而享受着兴隆的旅游效益。

凡高只活了短短的37岁，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巴黎以北的小镇奥维尔度过的。1890年5月，凡高来到了奥维尔，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人在这里远离巴黎，确实到了真正的乡间。此地有许多许多的独家小院，也有式样各异的中产阶级的住宅。它们色彩明

快，阳光充足，周围是稠密的花丛，空气清新极了。附近没有工厂，却到处可以看到可爱的精心管理的暖房。”

此时的凡高没想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小镇子上，短短的70多天里，他竟然创作出70幅永垂不朽的杰作——在这里，他描画着奥维尔的一切触目的事物：起伏的山丘、庄严的教堂、阳光下的麦地以及病中的梦想和镇上的各种人物。

假如人们确能真诚相爱，生命将是永存的。这就是凡高始终坚守的人生信念。但冷酷的现实和可怕的疾病终于使这个敏感而热情的艺术家选择了自杀，因为除了自杀，没有什么还能比死更高贵。1890年7月27日，凡高背着画架走向奥维尔镇外的麦田，在距离他住宿地数百米远的田野，传来了一记沉闷的枪声。

“人是无法把告别画出来的。他抬起头，仰面对着太阳，他把左轮手枪压在自己的腹部，扣动扳机。他倒下去了，把脸埋在田野上肥沃而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泥土之中，像一种急速还原的泥土，正在返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自杀的子弹没有打中心脏，凡高摇晃着失血的身子走向卧室，尽管加歇医生及时地赶到，但他发现任何医治都将是徒劳。第二天，凡高和来看他的弟弟提奥交流着对艺术的见解。半夜时分，他永远地离开了悲痛欲绝的弟弟。

凡高死后，提奥将他下葬在他生活了两个月的奥维尔，他的挚友、医生加歇在他的墓侧种满了他爱过的向日葵。这些疯狂的向日葵呵，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出一种动人的异质，它们有幸成为一个旷世大师的墓碑和证词。

令人感叹的是，凡高自杀后不到半年，他的弟弟提奥也因悲伤过度而辞世。作为凡高一生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和艺术上的知音，提奥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凡高而付出的一生。凡高死去那天，提奥从凡高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凡高说：“说到我的事业，我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为它，我的理智已近乎崩溃。这一切都无所谓。但是，你不是我所知的那一类商人，我想你依然站在人性的一边，既然如此，你还指望什么呢？”



凡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他死后，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越来越震惊于他的天才和异禀。他的画长久地感动着不同肤色和不同语言的人。在凡高全部的画作里，我读出了一个最简单却最无法找到与之相抵的词语：热爱。在社会的底层，他热爱着平凡的苍生。就像一只被剪断了双翅的鹰隼，他依然热爱着飞翔，热爱着蓝天上那些高远的梦想。他的灵魂因此注定明朗而高贵，正如那夏日里盛开的向日葵，它的金黄和灿烂，仅仅因为它命该如此……

